

少儿普及本中国历史演义

明 代 篇

宫 廷 风 云

张丽君 编著

大 连 出 版 社

1992 · 大连

目 录

第 一 章	朱元璋起兵.....	(1)
第 二 章	大明创立.....	(13)
第 三 章	靖难之变.....	(30)
第 四 章	郑和下西洋.....	(44)
第 五 章	土木堡之变.....	(54)
第 六 章	刘瑾专权.....	(74)
第 七 章	海瑞罢官.....	(88)
第 八 章	戚继光抗倭.....	(106)
第 九 章	短暂的新政.....	(117)
第 十 章	宫廷奇案.....	(131)
第十一章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143)
第十二章	大明挽歌.....	(159)

第一章 朱元璋起兵

在安徽省凤阳府钟离县太平庄乡南面有个村子，名叫孤庄村，村子不大、住着百十来户人家，有高堂瓦舍，也有茅草低屋，村子里最富的人家是财主刘德家，他家拥有上百亩的良田和几十头水牛，还雇佣朱重八、汤和、徐达、刘英等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为他放牛。每天清晨孩子们便将牛群赶到南山坡上放牧，牛群自顾在绿茵茵的岗坡上寻觅嫩草，孩子们便在山坡上无拘无束地玩耍起来。

有一天一个放牛娃出了个主意：“咱们来比大，推出个头儿来，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听头儿的。”

“太好了！”大家齐声说，都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那咱们排队比高矮，谁高谁就做头儿。”刘英说。

大伙按高矮次序排好队，刘英站在最前头，个儿最高，刘英高兴地喊：“我高，我是头儿！”

汤和忙说：“不成，你做事太毛躁，我看还是比岁数，岁数大的要老成些。”

大伙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就报岁数，结果汤和最大，汤和好不得意。

徐达走到汤和面前说：“这样不行，依我看还是比力气，谁的力气大，谁就当头儿。”

徐达身体最强壮，平时大伙都惧怕他，听他这么一说，

谁也不敢吭声，徐达下不了台，便叫道：“重八，你看呢？”

大伙忽然发觉重八不在了，这家伙溜到哪儿去了？大伙只好分头去寻找，结果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朱重八，他头枕鞭杆，平摊两手，叉开双脚，正悠闲自得地哼着歌儿呢。

“重八，快起来，我们在‘比大’，选头儿啦！”

朱重八纹丝不动，微笑着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像啥？你们说出来，我就起来！”

刘英念过两年书，看他那身子和中鞭杆，想了想说道：“这不是个‘天’字吗？”

“对啊，谁也没有你这‘天’大，你就做我们的头儿吧。刘备、关公、张飞桃园三结义那会儿，也是这样的。他们先是比时辰，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后是比个子，也是同样高矮，最后张飞提出爬树，张飞爬到树梢，关公爬到树中间，刘备呢？却走到树边，抱着树干。张飞说：‘我爬得最高，算我老大。’刘备却说：‘没有树干，哪来的树梢？’大家服了，就推刘备做老大，关公老二，张飞老三。今天，重八做我们的头儿，也是这样。”

汤和一番话说得大伙儿心服口服。朱重八马上仿照戏台上的皇帝，把棕榈树叶撕成丝，扎在嘴上当胡须，又找来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俨然是个“少年皇帝”。

这位机智的少年是村里佃农朱世珍的儿子，朱世珍养不活三个儿子，就只好让重八给田主刘德放牛。当放牛娃的日子不好过，田主刘德刻薄成性，从来就不给放牛娃吃早饭，重八和他的伙伴们经常饿得肚皮贴脊梁，肚子咕咕叫，只好在岗上烧豆子和山芋吃，日子很苦，但重八和他的伙伴们依

然很快乐。

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凤阳一带闹起了瘟疫，重八的大哥病死了，他的父母也染上了瘟疫，上吐下泻，不到三天就气绝身亡了。重八和二哥手无分文，找了张破席子将两个老人卷住，再用根绳子捆起来。兄弟俩将老人抬到荒山上去掩埋，刚出村，走到一处山崖边，绳子就断了，二哥只好让重八守在那里，自己回去再找根结实的绳子来。就在这时，漫天的乌云涌来，狂风大作，瓢泼的大雨铺天盖地下了起来，经不住大雨的袭击，重八跑到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躲避。

半个时辰后，雨过天晴，朱重八赶紧跑回土崖边一看，哪里还有父母遗体的影子，雷雨把土崖冲塌了，形成一个馒头似的小山，宛如一座天然的坟莹。这时重八的二哥也回来了，两人核计了半天，想把如此庞大的山包掘开实在是太困难了，兄弟俩忙跑回村去打听这块土地的主人。土地是同乡刘继祖的，他们又跑到刘家去哭诉，刘家觉得那块地也种不了什么，就答应赠送给他们，兄弟俩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向刘继祖磕了两个头，千恩万谢地回去了。

过几天，二哥也染病死了。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邻居汪大娘见他可怜，就对他说：“孩子，你这样小小年纪，也没有个人照料，莫若到皇觉寺当个小行童，那里香火旺盛，日子要好过得多，你要是愿意，我去求老方丈。”汪大娘准备了一点香资，领着重八来到了皇觉寺。

寺院座在孤庄村西南角的小山上，离村只有十五里地。朱重八随汪大娘进了皇觉寺的大门，看到迎面一尊护法神两手端着降魔杵，神像庄严，令人望而生畏。过了禅堂，来到东跨院。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四十开外的和尚，汪大娘忙迎上去对和尚说：

“高彬长老，求您发发慈悲，收下这孩子吧！这孩子父母双亡，您让他在这里混口饭吃吧！”

高彬长老手捻佛珠，上下打量了重八一眼，见他虽然面黄饥瘦，可是个子不小，想来力气还是有一把的，就说：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无奈近几年，年年灾荒，庙境不佳，岁月也难过……”

汪大娘见高彬长老往外推，忙打躬作揖，说：

“长老，他是个孤苗苗，啥也不计较，庙里的重活脏活他都能做，吃喝差一点也没什么，只要渡过小命，就功德无量啦！”

高彬长老曾一心想找个听差打杂的，听汪大娘这么一说，就念了声“阿弥陀佛”，算是答应把重八留了下来。

长老把重八的头剃了个精光葫芦，捡了件师兄穿破的衲衣给重八穿上，朱重八从此就当上了皇觉寺的小行童，开始了晨钟暮鼓、黄卷青灯的日子。

朱重八每天要扫地、打鼓、上香、煮饭、洗衣，连长老尿壶也要倒。虽然活儿累一些，但至少可以吃上口饱饭，还可念经识字，比放牛娃强。

一天，庙里伽蓝殿上的蜡烛给老鼠吭了个乱七八糟，高彬长老大怒，罚重八跪在伽蓝殿下，训斥道：

“你这小混蛋，没把殿宇打扫干净，叫耗子污了神龛，罚跪半日，祈求伽蓝神饶恕。”

重八只好跪在地上。高彬长老转身要走，但转念一想，让这小王八羔子跪在那里，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便厉声说：“朱行童，跪一会儿就打扫殿宇！”

高彬长老走后，朱重八独自一人跪在地上，想想自己的处境，不禁伤心起来。忽然听到门口有人说话，抬头一看，

是徐达、汤和和刘英，他们来看他来了。重八一见，早把受罚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一躬腰爬起来，和大家打招呼。

大家一起说笑，做游戏，好不高兴，不知不觉到了晌午头了。只听见“咳咳”两声，高彬长老来了。眼看门被堵住，说什么也出不去了，一个个象张在网里的鱼，急得到处乱窜。这时重八急忙说：

“别慌，别慌，快躲到菩萨肚里去！”霎时，大家都钻到菩萨肚里，藏得无影无踪。”

高彬长老捻着佛珠，踱着方步走了进来，一看重八刚动手打扫，声色俱厉地说：“怎么还未动手？”

“我正要打扫……”

“都快晌午头啦，盍晃角儿都得掏，你现在才开始扫，能扫好吗？扫不好你就别吃饭！”

小伙伴们在菩萨肚里本来很不自在，一听说又要罚朱大哥不吃饭，一个个心里发急，不由得在菩萨肚里乱动，菩萨也跟着晃动起来。重八一见，心生一计，对高彬长老说：

“长老，您放心吧！一会儿我就扫完，不信，您就看着吧。”

接着朱重八叫道：“大菩萨，小菩萨，快站到一边，好让我打扫殿宇。”

高彬长老满心疑惧，看着朱重八，又看看殿上的菩萨，菩萨果然缓缓地移动起来，向边上靠拢，高彬长老以为菩萨显灵，吓得赶紧跪倒，不住地念“阿弥陀佛”。朱重八两三下，就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朱重八又高声叫道：

“大菩萨，小菩萨，小行童已扫净神龛，就请各归各位吧。”小伙伴听到重八的话，又动起来，慢慢地把菩萨移到

各自的座位上。

高彬长老直吓得两腿发颤，只管伏在地上念“阿弥陀佛，”重八忍不住发笑，叫道：

“长老、长老，已经扫好了，请您过目。”

高彬长老如梦方醒，急忙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菩萨，又看看朱重八，心想：这小小的行童，居然能使动神祇，恐怕不是凡人，以后再也不能慢待他了。”

高彬长老一走远，小伙伴们从伽蓝肚里爬出来，捧腹大笑，重八拿来一支毛笔，端座在伽蓝对面，俨然是官府升堂，厉声说：

“伽蓝你听着，看庙偷懒，让老鼠啃了蜡烛，致使我挨骂。徐达，用扫帚打它二十下！”

“是”，徐达提起扫帚，狠狠地在伽蓝身上打了二十下。

重八又厉声说：“听我判！”他站起来，爬上神龛，在伽蓝泥臂写下了几行字：

守庙不尽责
让鼠啃了烛
按律当充军
发配三千里

写罢，重八把笔一扔，送小伙伴出门了。

事后，高彬长老看到这四行字，更是惊讶。他叫人用水将字洗去，把重八调到经堂里，另眼相看。

这一年，淮西大旱，皇觉寺虽有田产，但田里歉收，佃户们交不上租谷。高彬长老只好把庙里的和尚都打发出去，自谋生路。十七岁的朱重八头顶破簪（zhù，著）帽，脚登破草鞋，手持一个木鱼、一个钵盂（yú，鱼），穿城过乡，

做了个游方和尚，山栖野宿，受尽了风霜之苦。

四年后的春天，朱重八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他边走边四望张望，小心翼翼地来到了皇觉寺。庙已被焚毁，断垣残壁间仍冒着缕缕青烟，只有山门还没有塌下来，门额上三个大字“皇觉寺”虽经烟熏（xūn，勋）火燎，却仍然依稀可辨。

重八眼见栖身之地已被焚毁，昔日的好朋友都已离开了村子，外出自谋生路去了，故乡已无可留恋。那么继续当游方和尚吧，但如今兵荒马乱，到处饥谨，谁还顾得上周济一个游方和尚。朱重八最后决定去濠州投奔郭子兴的起义军。

官逼民反，天下大乱。自元世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元朝只经历了七十三年，中原大地上已是群雄并起，烽火遍地。元朝皇帝个个昏庸，穷奢极欲，官吏贪赃枉法，军队腐化，人民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刘福通、韩山童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他们以红巾裹头，号称“红巾军”。在南方，徐寿辉、彭莹玉也发动起义。元顺帝大感恐慌，手忙脚乱，派兵四处征讨，但起义军此起彼伏，已成燎原之势，不是元顺帝能对付得了的了。

朱重八心下拿定主意，加快脚步，向村外走去。他来到父母坟前，细心地拔去坟前的杂草，跪下来虔诚地磕了三个头，他默默地祈祷父母的在天之灵保佑自己，也祈求二老原谅。他一想到自己就要远行，以后逢年过节再也不能来扫墓祭奠，心里就特别难过。朱重八站起身来不放心地对杂树和青草丛生的坟莹前后左右地看了一遍，束了束腰带，连夜向濠州城赶去。

朱重八进了濠州城，被带到郭子兴元帅府中。郭子兴上

下打量这个青年和尚，见他虽然衣衫褴褛，满面尘垢，但却身材魁梧，目光炯炯，英武膘悍，不禁对他产生了兴趣。

郭子兴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姓朱，没有大名，只因是八月初八生的，便叫着‘重八’。”

“唔，你来投奔本帅，这很好，新编到亲兵队里吧！”

从此，朱重八当上了郭子兴的亲兵，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一天，朱重八随郭子兴去离城二十里的地方巡查，同一小股元军遭遇，朱重八不等命令，拔出腰刀，便向元军冲去，其余的亲兵也跟着冲过去。朱重八当和尚时练过武功，如今一柄腰刀挥舞起来，煞是威风，一片白光，滚入元军阵中，只听得一声“哎哟”，两个元军被砍倒，其他元军见势不好，拔腿就逃，转眼间无影无踪。重八跳下马，搜出元军身上的珍宝，献给郭帅，郭子兴大为高兴。

当晚回到帅府，郭子兴立即提升朱重八作了九夫长，作为对他的奖励。郭子兴又向夫人张氏夸赞朱重八的勇猛，夫人也称赞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能笼络住，一定能成为心腹。郭子兴听了夫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立刻吩咐丫环把重八找来。

朱重八进门便问：“大帅，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重八，我想招你为婿，你是否愿意？”

朱重八一听这话，又惊又喜，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想：自己是个出家的小和尚，现在还俗从军，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士卒，哪里敢娶妻生子，更何况是元帅的养女马姑娘，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张夫人和郭子兴叩头，说：

“小婿感戴岳父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起来！起来！”郭子兴捻须微笑道：“你既然同意，便让师爷选择吉日，给你们成亲，只是你这个‘重八’是小名，不宜再叫下去，我给你另起个名字吧！”

郭子兴微微沉吟，说：“那你就叫‘元璋’吧！”

“多谢岳父赐名！”重八又跪下行了个礼。

朱重八从此有了个大名叫朱元璋，郭子兴选择吉日，为他和马姑娘成亲，又提升他为帅府参谋。朱元璋在郭子兴帐下，立了不少战功，他机智勇敢，身先士卒，武艺又好，很得人心，郭子兴很赏识他，不久又提升他为总兵，统领全军。一天，郭子兴对朱元璋说：

“我得将军，如鱼得水，如果我身边有位才高智广的文人辅佐，我郭子兴便高枕无忧了！”

朱元璋说：“主公何不挂榜招贤。广收天下豪杰义士，定有高人来投。”

郭子兴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当即命令手下挂榜招贤，榜挂出去的第二天，中军来报，有位先生求见。朱元璋连忙开门出迎。中军领着一位文墨先生，三十开外，温文尔雅，一见朱元璋，便自报姓名说：

“定远人李善长拜见总兵爷。”说着要跪下磕头。

“哎呀，先生不必多礼，中军，看座。”朱元璋赶紧上前搀起。

李善长在一旁坐定，说道：“当今天子无道，百姓处于水火之中。闻得郭帅起兵反元，挂榜招贤，特来自荐，愿在总兵爷帐下当差。”

朱元璋早听说过此人很有智谋，今天他来到濠州投奔义军，将来一定会对自己有帮助。朱元璋问道：

“现在天下大乱，请问先生，何时才得太平？”

李善长款款地说：“昔日汉高祖刘邦只用五年时间平定天下，只因他豁达大度，知人善用，朱公若能仿效汉高祖，天下不久便可太平。”

朱元璋听了此话，觉得很有道理，此人果然才高智广，便推荐李善长在郭子兴府内当了名参谋。

朱元璋眼见郭子兴据守濠州城，不扩大地盘，决不能成就大事。他向郭子兴建议，打回老家，竖起招兵大旗，把队伍扩大起来。等到兵多将广，再打出去。郭子兴同意了朱元璋的请求。朱元璋带着几名亲兵，离开濠州城，回到了钟离县太平庄。

朱元璋回到故乡，竖起招兵大旗，他那些少年时代的朋友纷纷赶来，很快就招募了七百多人。朱元璋将他的好朋友徐达、汤和、刘英等任命为大小头目，统称为“二十四将。”他带领新募的七百壮士，回到濠州，交给郭子兴编入军中。

没过多久，朱元璋又离开了濠州城，南下定远。他见郭子兴心胸狭窄，贪图财货，并没有什么大志，便想独自去开创局面，他禀明郭子兴，带领“二十四将”去定远招兵。由于朱元璋治军有方，军纪严明，百姓都拥护他，来到定远不过几个月的功夫，就招集了两万多人。定远大户冯国用也投到了朱元璋的队伍中。朱元璋深知要成大事，光有武备还不行，还得有文略，所以他很喜欢接近文人，虚心向他们求教。

一天，朱元璋召来冯国用，向他问计，冯国用对他说：

“欲成大业，需要有一个牢固的基地，可进可守，站稳脚跟，然后方能徐图发展。”

“依先生看，何处可作为基地呢？”

“集庆（今南京市）地势险要，虎踞龙蟠（pán，盘），曾作六朝京都，如能占有此地，便可逐步扩展，建功立业。”冯国用一席话正合朱元璋的心意。

朱元璋率大军向南进发，几天后到达滁州城下，滁州城守城的元朝将军率军出城迎战，只见远处一片红潮翻滚，一队队排列整齐的红巾军正向滁州城奔驰而来，两军相接，红巾军里冲出一员大将，面目黧（lí，黎）黑，身材魁梧，舞着一柄大刀，直向元军扑去，所到之处，元军纷纷落马，他就是“二十四将”之一的花云。元军见此情景，吓得赶紧四散逃命，不到半个时辰滁州城就被攻破了。

朱元璋进了滁州城，收编降兵，打开官库，散发钱粮赈济灾民，老百姓欢声载道。郭子兴带着一万多人马来到滁州，朱元璋将自己的兵马全交给郭子兴统领，自己带兵又攻取了和州。

1355年（至正十五年）五月，郭子兴得了一场暴病，请医生调治也无济于事。郭子兴遣人将朱元璋叫到帅府，嘱咐他要扶持他的儿子郭天叙继续反元大业。郭子兴死了，朱元璋披麻戴孝，伤心不已，将郭子兴就地安葬。

郭子兴一死，红巾军失去了主帅，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屈居第三。但郭天叙懦弱无能，张天祐也不过是一介武夫，朱元璋军权在握，踌躇满志，一统天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第二章 大明创立

朱元璋的声势越来越大，归附的义军越来越多。朱元璋雄心勃勃，立志做汉高祖第二，他跟手下的文官武将们商量，决定打过大江去，占领江南重镇集庆（今南京市）。

这天天气阴冷，风急浪高，波涛汹涌的江水滚滚而下，红巾军大队人马沿右江岸迤迳而行，这便是朱元璋攻打集庆的大军。朱元璋派遣张天祐和太平路（今安徽当涂）元军降将陈野先率二万五千兵马打头阵。集庆是座大城，背山面水，地势险要，难于攻打。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红巾军来到城下，张天祐和陈野先商定，由张天祐独攻一面，陈野先率部向其余三面进攻。

战鼓响起，士兵们呐喊着冲了上去，刚到城下，城上一阵乱箭射来，士兵们抵挡不住，纷纷退了回来。张天祐手下的这支红巾军，久不经战阵，士气不振，任凭张天祐在阵后声嘶力竭地挥剑督阵，也毫无效果。可是其他三面战鼓声、号炮声、呐喊声响成一片，似乎攻得颇为得手。张天祐心里愈加着急，刚想下令再攻，却见城门猛地打开了，一队元军骑兵冲了出来，当先的是元朝将军蛮子海牙，他一声大吼，舞着一柄大刀左杀右砍，张天祐也不示弱，冲蛮子海牙迎了过去，两个斗到一处，只见一团白光闪耀，打得很激烈。但红巾军多是步兵，元军骑兵冲来，哪里招架得住，刹时间便有不少人伤亡。张天祐只好下令退却，蛮子海

牙追了一阵也就回城去了。

张天祐退到营寨，过了一会儿，陈野先也退了回来，陈野先不高兴地说：

“张将军，我差一点攻进城里去了，你这边忽然退了下來，前功尽弃。”

张天祐叹了口气说：“我的部下攻城不力是我的责任，望将军见谅！”

张天祐再也不敢去攻城，等了三天，郭天叙率领的第二路军马来到了，张天祐和陈野先出营迎接。当晚，陈野先在自己营中设宴款待郭天叙，张天祐作陪，大家都十分尽兴，商量好第二天再去攻城，郭天叙和张天祐都喝得醉醺醺的，已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陈野先一声令下，几十名侍卫从帐后一拥而出，将两人绑了起来。张天祐破口大骂，他这才明白，陈野先这小子是假意投降的，其实早已和城里的福寿串通好了，自己却被蒙在鼓里，那天攻城自己还以为陈野先要得手了呢。

陈野先狞笑一声，说道：“郭大帅您有何打算？”话音刚落，外面有人喊了起来，接着人声越来越嘈杂，陈野先出营一看，郭、张的部下已炸营了。上万名士兵无人统率，一窝蜂地冲出来，择路而逃。原来朱元璋对陈野先早就不放心，派郭胜监视他，宴会开始的时候，郭胜就躲在帐外偷看。待听见帐里传来撕打声音的时候，他知道出事了，按朱元璋的嘱咐大叫起来，呼喊大家往回跑。陈野先本想收编郭、张的军队，现在没办法了，便下令追击，一时尸野遍地。

陈野先追杀了一夜，天亮时来到溧水附近的葛仙乡。陈野先下令休息。一会儿，一伙乡兵捧着酒肉进来，说要犒军。折腾了一夜，陈野先的肚子也真饿了，接过一碗酒便

喝，酒还没吞下去，胸口猛地一阵剧痛，眼前一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什么也不知道了。乡兵们一哄而散，等到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军赶到时，只见到陈野先翻着白眼的尸体躺在地上，一群亲兵围在那儿不知所措。

郭天叙和张天祐被押进城里，福寿毫不犹豫地两人杀了。消息传到驻扎在太平路的朱元璋那里，朱元璋似乎并不痛惜，反而微微一笑，然后吩咐将逃回来的败兵编入各营，奖励了郭胜，暂不提攻打集庆的事。

经过一年的准备，朱元璋筹集了一批战舰，又决定攻打集庆，大将花云留守太平路，自己率领水陆大军沿江北行，几天后来到集庆附近。朱元璋先不攻城，却将方山团团围住。陈兆先率军下山迎敌，遇见大将胡大海。胡大海抱起大斧一阵猛砍，陈兆先招架不住，只好缩回山上，紧闭寨门防守。

夜幕降临了，陈兆先站在营寨上，遥望山下一簇簇红巾军的灯火，密似繁星，闪闪烁烁，心里惶恐不安。正在这时，守军来报说山下有位将军，有要事要参见主帅。

守军陪着个人走来，陈兆先认得是红巾军里的冯国用，双方见礼以后，冯国用便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

“陈将军，朱元帅念及贵部多为乡民，受元廷诱骗，来与我军对敌，我们都是被元廷压迫的百姓，岂能忍受异族的凌虐？我们理应共同携手，驱除鞑虏重建家园。阁下，你看如何？”

陈兆先低头沉思了许久，知道自己微不足道的几千人马是挡不住朱元璋的几万大军的，抵抗下去毫无用处。但转念一想自己前次投降朱元璋，后来又随叔文反水，朱元璋还能相信自己吗？